

茹爾賓一家

阿·切托夫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茹爾賓一家



中國青年出版社

[512.43]

茹爾賓一家

柯切托夫著 殷興 桴鳴譯

內 容 提 要

這部小說描寫了蘇聯造船工人謝爾吉一家三代人的生活，可以說是個造船工人家庭的“家史”。

這戶家裏的老家長馬特威·巴謝諾和他的兒子們，爲了建立蘇聯後政權，和國內外敵人進行過鬥爭。現在，他又和他的兒子們，兒媳婦們、孫子、孫女、孫媳婦們，爲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而工作。

作者描寫波蘭河上造船廠重建的過程，描寫了蘇聯工人豐富多采的生活，使人從無數優美動人的畫面中，接觸到蘇聯勞動人們生活的變遷和新的道德品質的成長。

В. КОЧЕТОВ

НИЖЕГОРОД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ЛЕНИНГРАД, 1983



B. Korchak —

柯切托夫

親愛的同志們：

在這本書裏你們將讀到蘇聯工人茹爾賓一家的故事。我想，這一家人的生活、願望、志趣、理想，你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今天新中國的人民對現在和未來的看法也跟從前不同了，他們和自己的由人民當家的國家息息相關，他們無限關懷着自己國家的繁榮——而國家的繁榮同時也決定着他們自身生活的豐裕。

在寫本書之前，我用很長的時間研究了我國工人——造船工人——世界上最富有創造積極性的階級的代表人物的生活。這個為生活創造着物質財富的偉大階級，肩負着對人類命運的艱鉅責任，他們是質樸、善良的人，對朋友體貼入微，對敵人嚴峻無情。他們熱愛人生；所有人類美好的東西，對他們都是親切的。

親愛的讀者們，如果你們對書中人物能夠多多少少地感到親切的話，那麼，作者將感到無比的高興，他將認為：他對我們中蘇兩國偉大民族的友誼和團結的進一步鞏固總算作到了點滴的貢獻。

祝你們在勞動中獲得成功，在生活中獲得勝利和幸福。

此致

熱烈的誠摯的敬禮

柯切托夫（簽字）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四日

關於我自己

柯切托夫

我的父親是薩拉托夫區的一個農民，曾在沙皇軍隊裏當了二十五年兵，我的母親是一個鄉村木匠的女兒，我是他們的八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當我出生的時候，他們決沒有料想到：有一天，這個孩子會寫起書來。我已經說過，我是他們的第八個孩子，因此，很自然的，沒有人對我的出生特別感到高興，或者對我的教養表示很大的關心。總之，我獲得了充分的自由。

一九一二年，我生於諾伏哥羅德——從父親退伍之後，我家就在那兒定居。諾伏哥羅德是一個俄羅斯古城，以各種歷史紀念物著稱，千百年來，這些紀念物都為人民所珍愛。克里姆林古堡矗立在城市中心，有着綿延的城垛和高高的塔樓，郊區有一道土築的城牆環繞着城市。每條街上幾乎都有教堂，建築的時期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十四世紀或者十三世紀，沒有教堂的地方，也有舊時屬於諾伏哥羅德親王們的宮殿，或者其他有趣的名勝古蹟。

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諾伏哥羅德曾遭到希特勒匪幫的蹂躪，城裏很多古老的紀念物被破壞了。現在，根據蘇聯政府的一項特別決議，這些紀念物正在進行修復，並注意保存。

諾伏哥羅德四周風景如畫。鄰近的伊夢湖是絕妙的產魚地方，發源於伊夢湖的伏爾柯夫河將城市切成了兩半。環繞着城市的是一片茫無邊際的森林。

過去的歷史與美麗的自然景物的結合，給我的童年充滿了一連串鮮明的印象，這些就決定了我未來興趣的方向。我熱愛人民的歷史，熱愛自然。做小學生的時候，我經常蒐集舊錢幣，跑到鄉下去找尋草藥、捕鳥和釣魚。

十三歲時，發生了一件事情，對我未來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影響。我到列寧格勒去跟哥哥——運輸工程學院的學生——住在一起。離開中學以後，我在一個造船廠和列寧格勒船塢工作，接着就進了一個農學院。

這是各地農村正在發生偉大變革的三十年代：個體農民的田莊都組織成了集體農莊。蘇維埃國家用機器、礦物肥料和貸款幫助這些新的集體農莊，但是他們却非常需要專家，或者說，需要多少受過一點教育、具有充分的農業知識的人。我非常想參加這一項偉大的、改造蘇維埃鄉村的工作，等不及在農學院畢業就動身到鄉間去了。

我以農學家的身分，工作了將近五年。有一個時期，我甚至不得不代理一個國營農場的場長。當時我只有二十歲，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工作十分有趣，我在工作中獲得了很多經驗。此後，我在列寧格勒附近的一個農業試驗所做了好幾年的研究工作。

一九三八年，我擔任當地一家報紙的農業欄的編輯，這是我一生中的轉折點。寫作一向吸引着我。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就常常秘密地寫詩和故事，從來不給任何人看。現在在報館工作，我周圍的每個人都在寫東西，這使我本來的願望得到實現的機會，我也認真地開始寫作。我寫了一些關於農業、當地工廠的工人、博物院的科學工作者以及普柯沃天文台的天文學家們的報道和論文。

一年之後，作爲列寧格勒真理報的記者，我旅行了列寧格勒區的每一個地方。我在旅行中到了正在開掘的石礦，到了亞蘇加工的工廠；我訪問了鋼鐵工人和工程人員。從一個鄉村到另一個鄉村，我經常要走幾十公里；我到過很多集體農莊和機器拖拉機站，訪問了果園工人、漁夫和邊防軍。

偉大的衛國戰爭開始後，我遇到很多曾經在報道文章裏寫過的人物，他們變成了蘇維埃軍隊的士兵和軍官，肩上扛着槍，開拔到前綫去。我以列寧格勒一個戰地報紙的隨軍記者的身分，在列寧格勒被圍的九百天中，一直生活在這些人物的身邊。全世界都知道這九百天。但是，列寧格勒英雄們的事蹟却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完的。我只想說，就是在那些日子裏，我才完全看見了蘇維埃人巨人般的形象。他們爲了真理而戰鬥，保衛着祖國的榮譽、自由和獨立。我現在提起筆來，不再是寫報道和特寫，而是要寫小說了。一九四六年，我發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說列瓦平原。在這篇小說裏，我描寫了人民守衛隊，描寫了當希特勒匪幫迫近城市時，那些拿起武器的列寧格勒和平居民。第二年我發表了第二篇小說城郊，在這篇小說裏我試圖描畫處在戰壕與城市之間的一個區域的複雜生活。

以後我又寫了好幾篇小說，接着寫了一個長篇小說。這些作品裏的主人公是漁夫、集體農民以及蘇維埃軍隊的官兵們。這些作品裏也表現了我童年的回憶，戰時和戰後的旅途印象以及我在鄉間的工作。如果沒有這些經驗，我決不能寫出任何東西；根本就沒有什麼可寫。

我最難忘的是早期生活的一些經歷。我在一個造船廠工作時，遇見了許多鍊鋼、造船、製造火車頭和建築房屋的偉大階級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些用自己的手創造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人們。我看見了人間生活的真正創造者——工人們。我明白了蘇維埃國家的偉大創立人——列寧和斯大林爲什麼在他們的

革命工作中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崇高的道德品質，他們的勇敢、誠實、同志愛，他們的堅定和忠心，使我覺得歡欣鼓舞。在以後的年月，我不斷跟這一個階級的代表人物見面——在他們的和平勞動裏，在列寧格勒的戰壕裏，以及在戰後的建設工地上——我一直在記憶裏積蓄着他們的品格和行爲的範例。

我的長篇小說茹爾賓一家的大綱就是這樣形成，而且逐漸發展成書的——這是作者對於工人階級，全世界最進步、最積極、最富於創造性的階級底無限敬意的果實。

（紹端譯）

主要人物表

馬特威·朶羅費耶維赤·茹爾賓 伊里亞和華希禮的父親

伊里亞·馬特威耶維赤·茹爾賓 (愛稱伊琉沙) 馬特威的長子，船台主任

阿卡菲亞·卡爾波芙娜 (愛稱阿卡莎) 伊里亞的妻子

維克多·伊里奇·茹爾賓 (愛稱維嘉) 伊里亞的長子，木模工

麗吉雅·伊萬諾芙娜 (愛稱麗達) 維克多的妻子，診療所掛號員

安棟·伊里奇·茹爾賓 伊里亞的次子，造船工程師

薇拉·依格納捷芙娜·巴拉比娜 安棟的妻子，演員

康士坦丁·伊里奇·茹爾賓 (愛稱科斯嘉) 伊里亞的三子，電焊工

杜娜莎 科斯嘉的妻子，劃綫工

阿歷克賽·伊里奇·茹爾賓 (愛稱阿廖沙) 伊里亞的四子，鉚釘工

葉卡切琳娜·阿歷克賽耶芙娜·特拉甫尼科娃 (愛稱卡珈) 阿歷克賽的愛人，製圖員

安托尼娜·伊里尼奇娜·茹爾賓娜 (愛稱冬妮亞) 伊里亞的女兒，中學生

華希禮·馬特威耶維赤·茹爾賓 (愛稱瓦夏) 馬特威的次子，廠委會委員

馬莉亞·加弗里洛夫娜 華希禮的妻子

亞歷山大·亞歷山大洛維赤·巴斯曼諾夫 (愛稱薩尼亞) 船台工長，伊里亞的好友

伊萬·斯捷潘諾維赤·謝爾蓋耶夫 造船廠廠長

尼克萊·羅吉奧諾維赤·茹柯夫 黨中央的駐廠代表

彼特洛維赤·高爾布諾夫 廠委會主席

米海依爾·華西里耶維赤·別洛夫 教授，安棟的老師

季娜依達·巴甫洛芙娜·伊瓦諾娃（愛稱季娜）工程師

科爾尼·巴甫洛維赤 總設計師

塔拉索夫 推進軸定中心專家

葉甫賽·康士但丁諾維赤·斯科別列夫 技術資料室主任

章尼安敏·塞苗諾維赤 俱樂部主任

庫茲密奇·葉戈羅夫 民警局分區檢查員

沃洛嘉·彼杜霍夫 青年工人

納達麗亞·華西列芙娜 阿卡菲亞的妹妹

依戈里·齊爾文科夫 中學畢業生

瑪格麗塔·斯捷津諾芙娜 卡珈的母親，教員

吉米特里·吉米特里耶維赤·科瓦遼夫 黨省委書記

第一章

五一節晚上，擴音器裏傳出來的莫斯科的禮砲聲剛剛靜息，民警局分區檢查員葉戈羅夫忽然聽到了槍響。

葉戈羅夫把剛點着的煙捲扔到地上，用鞋後跟踏滅，習慣地正了正手槍套子，便進了胡同，朝響槍的地方走去。胡同兩旁敞開着的窗戶裏傳出了留聲機和七絃琴的樂聲，因旋舞而捲起的風吹拂着花邊窗幔。鞋底和諧地敲擊着在節日裏擦得油光的地板，把原木造的小房子的牆壁震得搖搖晃晃。

盡情舞來盡情跳！

誰說地板受不了？

換個時候，分區檢查員一定會循着這熟悉的歌聲，走進滿植花卉的納達麗亞·華西列芙娜的小院子去；他一定會滿有禮貌地在鋪在台階上的色彩鮮艷的小地毯上擦擦皮鞋底，然後用手拉一下舊式的門鈴把。

但是槍聲在繼續響着……。 葉戈羅夫走着走着就沉重地跑起來了。不一會兒，他就按着手槍套子

衝出胡同口，穿到雅科納亞街上。

十九號住宅的木柵欄院裏，老楊樹和丁香樹的濃蔭下，嘈嘈嚷嚷地聚着一夥人。分區檢查員在這裏並沒發現什麼可疑的地方，無非是些親友和鄰居到茹爾賓家來串門，因為天氣暖 and 便到屋外來談笑。

他剛要走過茹爾賓家的柵欄院，院裏人羣的頭頂上便閃起兩道火光，接着又清脆地響了兩槍。葉戈羅夫推開了柵欄門。

「公民們，公民們！」他喊着，擠到人堆裏去。「怎麼回事，公民們？怎麼啦？」

「首長同志，又有一個小茹爾賓離開了船台！」一位男客不明不白地回答說。

「離開了什麼船台？到哪兒去了？」葉戈羅夫嗅着刺鼻的火藥味說。

茹爾賓家的戶主，伊里亞·馬特威耶維赤朝他跟前擠過來，手裏拿着一支雙筒獵槍。

「你好，庫茲密奇！」伊里亞·馬特威耶維赤老遠就喊着說。「我們這裏沒有什麼違法的事情呵。這是民族禮砲。生了個工人嘛。二十一響！」

他走到跟前，把槍托觸在地上，左手拄着槍，右手擰着眉角，好像要把一撮銀白色的眉毛纏到手指上似的。

「庫茲密奇，孩子們給我添了個孫子呵。就這麼回事，伙計！瞧我們……」

路燈照到伊里亞·馬特威耶維赤的眼裏，反射着閃閃的光芒，就在這黃昏時刻也能看出他臉上那愜意的微笑來。他只能說出「就這麼回事，伙計！」和「瞧我們……」之類的話，因為滿懷的高興使

他找不出另一些比較更有意義、有分量的話。

這確是一件出乎意外的大喜事。確實出乎意外，倒還不是因為發生在節日。幾小時以前，當隨着工廠的隊伍沿街遊行的時候，當周圍的樂隊各顯其能的時候，伊里亞·馬特威耶維赤一路上總是聖念着昨天被送進醫院的杜娜莎。他一會兒好像聽到杜娜莎愛唱的邢支歌，一會兒出神地瞧着那些未滿學齡的孩子們——他們把一輛載重汽車擠得滿滿騰騰，手裏還搖着小旗，——於是他又想起杜娜莎；她這年輕的母親在醫院裏情形怎樣呢？……而且工廠裏的同志們也不斷地打聽他這件家庭大喜事的進展情況。

伊里亞·馬特威耶維赤走到廣場上才把家裏的事丟在腦後。本市七個區的遊行隊伍都聚在廣場上了。三十多年以來，他在這省黨委和省蘇維埃大廈前面的鋪石的方型大廣場上已走過多少次呵。這廣場在他看來簡直是一面鏡子，一年兩度反映着本城的生活，——其實能說是只反映本城的生活嗎？有個時期，遊行隊伍扛着鎬頭、鐵鍬，會後馬上去參加義務勞動；有個時期，遊行隊伍裏有馬拉着本城最早開工的熔鐵爐的模型；熔鐵爐之後又出現了紡織機；幾年後，阿摩工廠^①出產的載重汽車又拉出了客貨汽輪的大模型。那是歡欣鼓舞的一年：工廠裏修理階段結束了，新建設時期開始了。

伊里亞·馬特威耶維赤在廣場上已經很多年看不到熔鐵爐和紡織機了，因為工廠車間裏早就開始使用馬丁爐和電熔爐了；而從前那些紡織機也變成了龐大的聯動機——就是縮小三分之二的模型，一

輛五噸載重汽車也都修裝的。

今年五一節，伊里亞·馬特威耶維赤看到了一些新東西，這是去年秋天還沒有的，正因為這樣，那件家庭大事才被暫時丟到腦後。當然，報紙上也談過本城爲伏爾加河和第聶泊河上新建工程所製造的掘土機、起重機、被覆線和其他各種儀器和機械，但聽說是一回事，看見實物又是一回事。雖然這些實物是些模型，可是有經驗的眼睛就是根據模型也能判斷出新機器和新建築的規模是如何宏大了。

伊里亞·馬特威耶維赤看到這些東西以後，產生了一個念頭，好久沒能擺脫掉。他想到放進洪爐裏去熔煉的鑽石。鑽石是緩慢地、逐漸地熾燃起來的，鑽石碎塊不是一下子就全部熱起來，而是一塊傳一塊逐漸熱起來，然後沸騰着、翻滾着，煉成堅硬的金屬。

伊里亞·馬特威耶維赤繼續想下去……一九一七年^①一塊人類鑽石被投進洪爐去再熔煉，一年又一年加了熱，現在它已沸騰起來了，翻滾起來了；世界上從未見過的一種金屬就要煉成了。

伊里亞·馬特威耶維赤小心地向周圍看了看——沒有人把他的想法聽走罷：「我簡直是在作文章呢。」這時，他想起家裏唯一的姑娘冬妮亞，想起她去年冬天做文章描寫蘇維埃人的共產主義新品質——寫得也挺通順呀。可是一想到冬妮亞，他又聯想起杜娜莎，這次一直到家門口也沒忘記。

不，這件家庭大事之所以出乎意料，決不是因爲日子的關係，完全是另有緣由。一星期前，保健諮詢所的那位老女醫生又重複了一遍她從前的診斷，說杜娜莎的娃娃個兒不會太大，而且十之八九是

個女孩。但結果，却生了個男孩。照醫院裏的說法，簡直還是個大力士。不僅是放槍嘍，如果有砲的話，伊里亞·馬特威耶維赤會高興得放起連珠砲來呢。

誰說這不是件喜事？家裏添的淨是男孩子。雖然都不太漂亮，都長得像爺爺——大腦門，楞眼神，可是一個個都長得矮壯、結實。

「哦，就這麼回事呵，庫茲密奇！」他又重複了一句，挽着葉戈羅夫的手，把他拉到台階上。阿卡菲亞·卡爾波芙娜還緊靠着被孩子們用小刀刻遍了的柱子，站在那裏用手撫着耳朵呢。

阿卡菲亞·卡爾波芙娜漫不經心地越過人們的頭頂瞧着遠處，瞧着柵欄門外。她的高興與伊里亞·馬特威耶維赤的高興迥然不同。伊里亞·馬特威耶維赤聽說生的是孫子，馬上就把獵槍裝上藥，又放了一陣禮砲——他管這叫做「民族禮砲」，鄰居們聽到槍響都跑來了。阿卡菲亞·卡爾波芙娜呢，一直就站在台階上，一聲不響，搗着耳朵怕聽槍響。

時間似乎沒有勇氣觸動這個女人。一年年地過去了，她和伊里亞·馬特威耶維赤共同生活三十多年了。這多年來，伊里亞·馬特威耶維赤身體胖了，頭髮斑白了，性格變得粗率好怒些了，而她却依然那樣性格活潑，身材苗條，舉止靈巧並保留了姑娘般的嬌氣。就是現在，在街上或商店裏，人們不看她的臉，也常常會錯喊她一聲：「姑娘！」而且對小孩的感情，也是從生了第一個孩子以來，一直沒變過。她的喜悅和牽掛交織在一起。他們，這些孩子們，常常不是耳朵痛就是嗓子痛；他們不管抓到洋釘或鈕釦總往嘴裏送——一眼看不到，就會吞到肚裏去；他們會從台階上滾下去，院裏養的鵝會啄他們，鄰居家的羊會頂他們。這些事都得考慮到，都得放在心裏，都得提防到。不容易，養大一個人真